

明清文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丁富生



《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

陈晓峰

2021年9月
中华书局

家族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基础和特征之一，在古代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中形成了文学世家的独特现象，具体表现为家族的绵延不绝和文化的世代传承，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从家族的视野进入文学创作的现场，可谓拓展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视域，也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陈晓峰《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即是这一领域颇富特色的著作，全书50余万字，凡上下两编6章。该著试图探讨家族作为重要社会

单元和历史因素在古代文学与文化中的作用，不仅丰富了对文学世家的认识，还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通州范氏家族是北宋范仲淹直系后裔，明洪武三年(1370)由江西抚州始迁通州，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为了该地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家族以诗礼书香传家，跨越明、清、民国，直至当代，450余年间繁衍生息，克绍箕裘，文人辈出，先后诞生了文学家30余人，文献留存丰富，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与文化景观。文学世家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组成，自汉魏以来普遍存在，明清两代更是星罗棋布，不可胜数，仅江南地区的著姓望族就数以百计。学界对家族文学研究已有一定规模，但仍存在空白和缺失。现有研究选题过于集中，聚焦于传统科举联翩、簪缨相继的士大夫家族，不可避免导致了重复阐释，鲜见对已有认知框架的实质突破。作者试图从这一窘境中突围，为文学家族研究增添新鲜元素。通过明清文学世家规模、传统、文献留存等内容的细致对比，准确揭示出通州范氏家族的独特之处，一是以布衣为主体，二是十三代传承不辍，以集体力量获胜，以时间跨度取胜，这样的概括精练又准确，具有典型意义。此书拓展了家族文学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更深刻、理性、多样地认识古代文学世家，追寻乃至重构那些陷于历史褶皱中被掩盖和扭曲的芸芸众生。

《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全书共时性探讨与历时性分析有机结合，以文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综合运用文献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进行多元研究和跨域观照，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谨严的逻辑构架和详实的文献功底。

上编多角度、立体化地建构范氏家族与地域、时代的多重关联，体现出宽广的学术视野。第一章梳理通州范氏家族文脉，通过世系简表与人物小传的形式还原家族众生群像，勾勒生息、繁衍、迁徙的历史轨迹，梳理了丰富而明晰的家族文学谱系。作者高度重视传统文献学方法，奔赴全国多家图书馆古籍部，爬梳剔抉，辑录家族成员各类撰著逾200余种，一个巨型文学家族明晰顺畅、从容不迫地跃然纸上，这是对范氏家族及其文学的全面把握和完整理解，其意义不言而喻。第二章探讨家族发展演变的文化生态，分析朝代更迭、社会政治、文学思潮与家族命运的关系，以及对家族成员境遇心态、处世方式、创作阵容、文学审美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还从地域文化、社会交往和家族氛围等维度破译孕育通州范氏的基因密码。范氏家族成员与时俱变，形成绵延长久的家族文学史，是明清文学史的缩影。“社会交往”一节尤为精彩之笔，对横跨明清、持续近二百年之久的通州山茨社的创立时间、参与人员、社集活动、丰富内涵进行了细致考述，复原被遮蔽的基层文学创作

现场，彰显了范氏家族对地域文化的建设之功。作者还在爬梳大量方志、谱牒文献的基础上，描绘出一个关系紧密的姻娅网络。这些都深入到明清文学生成的细微、鲜活之处，具有文学内外的多重认识意义。第三章提炼家族世代相承的文化精神，如家族意识强烈、家族文献累积、家风醇厚优美等。

下编进入家族成员的个案研究。核心人物的甄选对研究具有决定性意义，这需要洞悉漫长岁月中的家族盛衰和文学传承。晚明范凤翼、清初范国祿和晚清范伯子的专题论述颇见眼力，也是这部著作给人印象深刻之处和成功所在。在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作者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以纠正讹误、澄清事实，还原真相。在范国祿的研究中，首次披露了大量中科院图书馆藏第一手文献。这些文献不仅增加了这部著作的学术份量，也切实解决了诸多问题。晚清范当世交游遍布天下，作者选取刘熙载、张裕钊、吴汝纶、陈三立、李鸿章5位人物，全面搜辑文献，细致辨析，发隐抉微，详细解读人物交往，将研究向纵深处推进，多有可观。

《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一书以布衣文学世家为研究对象，从文献材料出发，以文学与史学为经，个案与时代为纬，整体和个案结合，宏、中、微相辅相成，进行家族史和文学史的双重梳理，不失为一部明清家族文学研究的学术佳作。

阻拒下的细腻感伤

□汪志敏



《潮汐图》

林棹

2022年1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林棹的最新作品《潮汐图》漫述了19世纪南中国巨蛙悠长又短促的一生，从水上人家到广州十三行，再到澳门好景花园和欧洲动物园，最终在沼泽被发现并在濠盆终结，陌生而精妙的词语融化其间，扑朔迷离的想象与故事穿梭于此，触发了我们的感动、疑惑、烦躁与神悟。

使用第一人称“我”的片段，连缀起了一个相对易懂且完整的故事，据此我们大致可以明白整个小说所讲述的内容。此外，作者还设计了上帝视角和第二人称“你”，需要读者打破思维的迟钝与惯性，在其间敏捷跳跃。人称之外，小说情节在时间上并不完全勾连，总是呈现一些“折返”，即由一个片段直接跳跃到下一片段，再在下一片段中间点明两个片段的连结点，“我”与博物学者H以及教授的相遇都是如此。书中蛙与契家姐、冯喜以及迷亚高之间的情感涟漪是故事中最动人之处，因为他们总是在经历美好的相遇相知，又不断地分离。

如果使用一个网筛，那情节会是留落其上的大块石子，而语言和灵气的想象会是滑落而下的流体和细碎沙石，它们都是游离于叙事之外的东西，尽管它们实际上在小说中与情节相融。对非粤语区读者来说，古粤语方言、俚语、谚语、古字、译文以及各式博物名称

灵巧又混杂的镶嵌，使得小说语言具有一种阻拒性，一次又一次考验读者的耐心，强迫其放慢阅读速度。但就阅读经验来看，借屈聱牙的语词与奇怪的排列组合可能更需要配合一些心头默念、语词查询和想象猜测，如此才会经由陌生、烦躁过渡到妙悟、懂得和沉浸其间。小说特异的语言和灵奇的想象其实是对情节的一种削弱，同时也是对读者注意力和阅读体验的削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叙事和读者争取的一种蔑视。它筛去一层浮躁假意的读者，给予真诚的零星以细腻感伤和温柔的触碰作为回报，依稀的热带气息和南国风情也许就会唤醒他们脑海深处飘渺的某些震荡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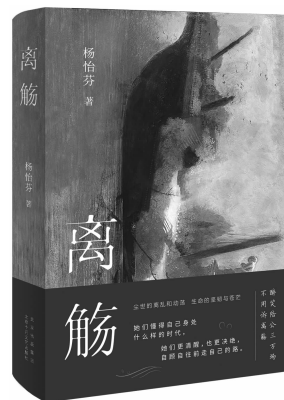
整个小说其实就是一场讲古，而“讲古”其实就是虚构。书中的大蛙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虚构性，时时点明一九八一年生在省城建设四马路某工人新村母亲的创造与布置，但又时时跳离这位造物者母亲的操纵，在书中自在地生长，独行自己浪漫又曲折的蛙

生。这样，我们就跟随虚构之物漫游，在虚构中发现更大的虚构和虚构下的真实。因为之前我们总相信我们身处现实而小说是虚构，而之后我们会开始怀疑我们一样只是“即兴虚构、日出即化”的角色，是历史的一种虚构之物，同样逃不出时间的大网。然而虚构并不是虚空，书中的虚构在某些时刻神奇般地抵达了人类内心的真实，那种真实常常会在巨蛙历经黯然销魂之别离、无数次被缚而不得自由之时在我们心头喷涌，在我们意识到“自然”的巨大整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逝”的瞬间突然浮现。至此，“虚构”一词被林棹表达地复杂而通透，我们也会在感伤的人生时刻时时怀念那个虚构之物巨蛙。

《潮汐图》的至美封皮与文字互相映衬，寄托了我们一些幽微的、在钢筋混凝土中难以寻觅的莫名情感，一种未经亲自阅读就绝对无法领悟的奇幻之思。它值得我们在卸下浮躁与负重的短暂时光，在叙事、语言等的万般阻拒下，试着沉浸式阅读，且重读。

动荡尘世里的生活底色和女性声音

□吴旦



《离觞》

杨怡芬

2021年6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离觞》是舟山作家杨怡芬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1949年至1950年的定海城，小说围绕着女主角李丽云“拿到毕业证一谋得一份教职—在社会上独立”这样简单的小念头展开，以李丽云与银行职员郑景润、空军飞行员刘仲瑞的两段爱情故事为脉络，穿插叙述同学潘绮珍、雇主秦怡莲、老师宋安华这些性格迥异的女子面对时代与社会、爱情与事业时，做出不同选择的故事。

日常性和女性声音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两个特质。1949年的中国，解放的号角声已经响彻在大陆上空，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定海城因为孤悬海外，一跃成为了国民党的军事重镇。此时的定海城因为周边军队的到来和内陆百姓的迁移，愈发弥散出真实可感的烟火气息：街头上，最热闹的就是卖吃的摊头，饭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因为“吃饭的辰光，总是物我两忘的多，眼前的美味，才是最真实的存在”；海岛夏日漫长，做几件最新款的夏衣，“临到眼前，就是要紧得不能再要紧的大事”；每家每户最关心的，是如何确保自家的房屋不被军队征用……在描写吃、穿、住这些生活琐事时，杨怡芬用细密的文字缓缓擦去历史的灰尘，让小说呈现出原始的生活底色。伴随着舒缓的叙事节奏，那些潜藏在水面下的生活波澜，在阳光的映射下发出微光。

《离觞》是充满女性声音的作品，杨怡芬用女性作者独有的温柔笔致，塑造出一个鲜活、有光泽的女性人物：自小遭逢生离死别，不得不寄人篱下的李丽云将个人独立置于爱情之上，在动荡中也一直守着自己的小念头，要拥有独立自主的生活；家境优渥、自由不羁的潘绮珍不顾母亲的忧虑，“抛头露面”经营家中的店铺产业，不做任人欣赏把玩

的“花瓶”；守着旧式道德的秦怡莲，既能够千里寻夫，在战火纷飞中争一个合家团圆，也能够婚姻遭到背叛时，毅然选择转身离去；作为书中女性独立榜样的宋安华，在乱世的片刻欢愉和新时代女性的自我要求之间摇摆不定，最终选择坚守自我。杨怡芬用克制平和的语言写出李丽云、潘绮珍、秦怡莲、宋安华这些女性人物的隐秘心事，还有她们历经千帆后的执着坚韧。

即使是一笔带过的女性角色，也有着独特的光芒。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在李丽云十岁的时候，弟弟病重，她跟着母亲去上海向父亲讨要生活费。那时的父亲正在和情人同居，李丽云和母亲就在父亲情人的家门口等着他借钱回来。可父亲借回来的钱远远不够，母亲终于按捺不住，“你有点钱养小老婆，就没钱养家了？”那女人不急不缓地回答，“我才不是你小老婆，我也不花李不言的钱。这个地方，是我的，李不言不过是借住在我这里。”长大后的李丽云会回想起这个女人理直气壮说话的场景。她明明是横插在父母之间的第三者，可她却也让李丽云明白，“那是她自己的地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靠自己，不靠男人，怎样说话都有底气。”从这个细节中可以发现，李丽云一直以来坚持的独立思想，不能

说没有受到这个女人的影响。在杨怡芬的笔下，我们能够看到李丽云从其他女性那里汲取的生活营养，而不是怨怼与愤恨。面对这些女性人物，杨怡芬有着对她们的理解、宽慰与爱意。作者和人物之间深厚的女性情谊，就在细小的生活纹理处不经意地展现了出来。

《离觞》架构在动荡尘世间，战争和时代的印记如影随形。如何书写这样宏大的文学母题？有人会直面残酷的战场，或是记录某个庞大家族在动乱中的迁徙历史，杨怡芬则是用轻柔舒缓的语调诉说小人物的朴素愿望。但我们也知道，以小见大，也是极具挑战性的。要生动地描摹石子投入水中时泛起的圈圈波澜，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杨怡芬能够在日常叙事中缓缓铺开尘封多年的时代画卷，让读者看到动荡尘世里的生活底色，听到婉转动人的女性清音，其实也就完成了她给自己定下的创作要求——“如果我精妙而准确地写出已经变化了的女人，那么也就写出了这个时代，并在文字里保存下了这个时代。”

杨怡芬的语言温润但有力，凝聚着饱满的情感，在贴地的日常叙述中，这些文字有如定海城四周的海风，让读者浸润其中。我们能够从这一阵阵海风中，捕获到个体的生命体验，听取女性的时代之音。